

經部

春秋集義卷十九

宋 李明復 撰

僖公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程頥曰齊桓本侵蔡遂至于楚而伐之責其職貢其行非正也然其所執之事正故人但稱其伐之正而

不見其行事之本譎也是以正掩其譎

又曰桓公伐楚責包茅雖其心未必尊王而其事則正故正掩其譎

又曰伐楚事責之以包茅不貢其名則是若其意豈為楚不勤王然後加兵但欲楚尊齊而不尊周管仲亦莫之詰也若實尊周專封之事豈宜為之故孟子曰五霸假之也言其不以誠為之也

程氏學曰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若齊桓伐楚不由王命非所謂爲天吏則可以伐之者也然楚蠻夷之國强暴僭逆憑陵中夏桓公能奮十國之威一舉服之而天下不胥爲左衽者𨒪其力也故書曰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不遽加兵而楚已服矣故書曰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彼自服而來求盟于我也然則伐楚之役召陵之盟于春秋之世可謂善矣如成二年袁婁之盟則異于是齊雖强大數侵諸侯國而未若荆楚之暴諸侯爲復私怨

而無如桓公之義齊侯使國佐如師非服而來也畏晉之强而賂晉也晉受賂而與之盟我反及彼也故不曰來盟而曰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春秋于王道信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也

范祖禹曰齊桓公心譎而行正伐楚是也

楊時曰桓公責楚以包茅不入固非有夾輔王室之誠心而其事則正矣

尹焞曰責包茅不入昭王不反亦謂假仁以行其霸

謝湜曰齊之將伐楚也先以八國之師攻蔡兵始涉境而蔡人潰焉以齊桓威勢之盛也蔡之潰也兵震威行遂以八國伐楚其伐楚也兵不速進而次止于陘桓公伐楚正也假攻蔡以伐楚不正也霸者不純乎王雖義事其心不免乎譎故蔡書侵伐楚書遂罪其師行之不由道也蔡楚與國潰人民奔散之詞

胡安國曰潛師掠境曰侵侵蔡者奇也聲罪致討曰伐

伐楚者正也遂者繼事之詞而有專意次止也楚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桓公是徵而楚人服罪師則有名矣孟子何以獨言春秋無義戰也譬諸殺人者或曰人可殺與曰可孰可以殺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矣國可伐與曰可孰可以伐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矣楚雖暴橫憑陵上國齊不請命擅合諸侯豈所謂為天吏以伐之乎春秋以義正名而樂與人為善以義正名則君臣之分嚴矣書遂伐楚

譏其專也樂與人為善苟志于善斯善之矣書次于

陘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序其績也

又曰春秋重軍旅之事來戰則罪在外齊侯衛侯鄭

伯來戰于郎是也往戰則罪在内及鄭師伐宋丁未

戰于宋是也獨至齊侯侵蔡伐楚駐師于陘則襃而

書次楚子遣使則美而書來何也荆楚暴横憑陵中

國鄭在王畿之内數見侵伐微齊侯攘斥脅變而為

夷矣此門庭之寇所當懲創不可已焉者也

胡宏曰易師左次無咎如齊桓伐楚退師召陵趙充國討先零固守不戰漢高伐項羽舍滎陽成皋而趨宛葉朱儁討韓忠解圍而後復戰皆左次也

朱熹曰據楚當時憑陵中夏僭號稱王其罪大矣如何不理會盍一說著此事楚決不肯便服事勢自然住不得故只尋些年代久遠已冷底罪過及他些小不共貢事去問他想他見無大利害決不深較只要得他稍稍退聽便收殺了此亦是器小故才是器小

自然無大功業

又曰桓文所以有功于王室者葢當時楚最强大時復加兵于鄭鄭則在王畿之内又伐陸渾之戎觀兵周疆其勢與六國不同楚在春秋他國不及其强若非桓文有以遏之則周室為其所并矣

張栻曰王霸之分徳與力也以力假仁者以其勢力假仁之事以行之如齊桓責包茅于楚會王世子于首止衣裳之會不以兵車之類是也

又曰春秋無義戰葢不論其得失利害循其本而言之也夫以上征下則有征諸侯不禀命于天子而互相征討動則為不義矣然而彼善于此則有之葢本非盡善也以此而方諸彼則淺深輕重之間有庶幾者耳而其為不義則一也如齊桓公侵蔡伐楚如晉文公城濮之戰在當時其事雖若善至于不禀王命而擅用其師則均為不義而已然則一時諸侯當如之何寡怨息爭睦隣撫衆以歲時承事于宰旅或不

幸而為他國之所侵凌理義所在葢不可得而屈也

若是則得之矣

呂祖謙曰楚之憑陵非一日矣如伐鄭蔡而桓公皆

不問桓以莊之十五年伯中國而以僖四年始伐楚

葢驟加兵于楚萬一不勝則伯威屈矣故遵時養晦

至于人强威盛而後一舉而臨之則楚無不服

又曰齊桓公與管仲為伐楚之役苟直責其不共貢職

以討之則適投其病楚必稽首而歸罪矣而君臣過

計以不共貢職之罪為不足遂遠求昭王不復之事欲張楚之罪大吾出師之名以葢侵蔡之私抑不知膠舟之禍年逾數百荒忽茫昧不可考質楚安肯帖然坐受其責乎此所以來水濵之侮也使桓公管仲茍止以包茅責楚而不加以昭王之問則言出而楚服矣尚何待進師至陘而僅得其請盟乎

又曰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齊欲伐楚已經略多年不是因侵蔡後方伐楚本是要伐楚因

侵蔡耳

夏許男新臣卒

謝湜曰上言次于陘下言盟于師許男卒于師不言可知

胡安國曰劉敞曰諸侯卒于外者在師則稱師在會則稱會今許男一無稱者此去師與會而復歸其國之驗也名陵地在潁川是以許男復焉古者國君即位而為椑歲一漆之出疆必載椑卒于師曰師卒于

會曰會正也許男新臣卒非正也其為人君不知命者也不知命則必畏死畏死則必貪生貪生則必亂于理矣而後有容身苟免之恥而後有淫祀非望之惑此說是也夫知死生之說通晝夜之道者亦豈有以異于人哉苟得正而無斃焉則無求矣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謝湜曰師之進次于陘也詰楚有義攘楚有力楚國上下畏服皆欲聽命于齊屈完于是來盟完之來盟

楚子遣之也不言使以明上下同欲也桓公服楚以禮故退師盟于名陵名陵之盟非齊迫之也楚人自服而来故書来盟楚為中國病久矣入蔡敗蔡侵鄭伐鄭肆為憑陵中國不絶如綫桓公合諸侯以振華夏之威從簡書以抑僭竊之勢問南征以尊王室責包茅以修王祭兵不血刃師不輿尸干戈一舉而荆蠻稽顙受盟其惠安中國之功大矣故伐楚之師書次于陘善其不以攻戰為事也書屈完來盟善其兵刃

不交而楚人來服也書盟于召陵善其服楚有禮而不以兵威也孔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微管仲吾其被髪左衽矣由召陵觀之中國得免左衽之患者豈非桓公之力乎故召陵之盟君子美之雖然王者之師仁義而已殺一無罪不為也蔡人與楚為罪輕楚病中國為罪大桓公正楚之罪奉辭岀伐可也若乃假蔡伐楚而先以八國犯蔡則蔡人之受患者衆矣豈仁人用兵之意哉故蔡書侵書潰伐

楚書遂罪其不正也

胡安國曰楚大夫未有以名氏通者其曰屈完進之也其稱楚權在完也來盟于師嘉服義也盟于召陵序桓績也桓公帥九國之師侵蔡而蔡潰伐楚而楚人震恐兵力强矣責包茅之不貢則諾問昭王之不復則辭徼與同好則承以寡君之願語其戰勝攻克則對以用力之難然則桓公退師召陵以禮楚使卒與之盟而不遂伐也于此見齊師雖强桓公能以律

用之而不暴楚人已服桓公能以禮下之而不驕庶幾乎王者之事矣春秋之盟于斯為盛而楊子稱之曰齊桓之時緼而春秋美召陵是也

呂祖謙曰齊侯陳諸侯之師與楚屈完乘而觀之齊伐楚何故不興師便來敵齊却使屈完何故蓋齊是霸主又是節制之師不可輕犯所以先使屈完來觀蓋楚是强國所以屈完之對不肯盡服如責包茅則服之責昭王之不反則不服至齊一說到衆戰攻城

上屈完便不服遂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對其辭終不服以此見楚有人是時子元為令尹亦楚之賢者其才與管仲略相當此對正如司馬仲達對諸葛亮一般

齊人執陳轅濤塗

謝湜曰執濤塗稱人執不以道貶之也桓公與陳南伐強楚師未還返而執其大夫罪其不恕也諸侯出于陳鄭之間以伐楚其返也陳人欲出東方者以師

為之病也不修其師而執濤塗責人者重而求己者輕非恕之道也

朱熹曰以執轅濤塗侵曹伐衛之事而視夫東征西怨虞芮質成則人心之服與不服可見

秋及江人黄人伐陳

程頤曰齊命也

謝湜曰杜氏謂受齊命討陳魯為兵主

八月公至自伐楚葬許穆公冬十有二月公孫兹帥師

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謝湜曰夏齊人執濤塗秋三國伐陳冬七國侵陳齊侯以軍道之故困陳而為之病也合諸侯以問罪所恃者賞刑而已賞刑不當則邦國離心非服人之道也書侵陳罪之也魯獨書師者大兵之後復以師出惡其勞民也

胡安國曰楊子法言或問為政有幾曰思斁昔在周公征于東方四國是皇其思矣夫齊桓公欲徑陳陳

不果納執轅濤塗其戮矣夫桓公識明而量淺管仲器不足而才有餘方楚之未帖而齊以為憂也致勤于鄭振中夏之威會于陽穀敦遠國之信按兵于陘修文告之詞退舍召陵結會盟之禮何其念之深禮之謹也存此心以進善則桓有王德而管氏為王佐矣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歸烏知其非有惜乎桓文假之不久而遽歸也楚方受盟志已驕溢陳大夫一謀不協其身見執其國見伐

見侵而慭猶未急也桓德于是乎衰矣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魯可厚以責人不自反乎原其失在于量淺而器不宏也魏武纔得荆州而張松見忽唐莊宗自矜取汴而高氏不朝成湯勝夏撫有萬方乃曰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萬方有罪在于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春秋稱人

以執罪齊侯也稱侵陳者深責之也故孟子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謝湜曰獻公惑驪姬之譖世子申生不能自辯縊于新城然則申生之死獻公殺之也世子君之貳國之本也信讒邪而殺世子則是為人之君而滅國本也君道于此絶矣父子之道天性也信讒邪而殺世子

則是為人之父滅天性也父道于此絶矣故申生死書殺書世子以著獻公之惡也甚哉嬖寵之為患也體莫重于世情莫重于子嬖寵得志于内讒言得行于外則雖其重為吾世其親為吾子人心之所係屬而不可解者亦且視之如寇讎棄之如糞土矣有國家者其于嬖寵可不為之防哉故春秋明申生之死以為天下戒也

胡安國曰公羊子曰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

申生進不能自明退不能違難愛父以姑息而陷之不義讒人得志幾至亡國先儒以為小仁大仁之賊也而目晉侯斥殺專罪獻公何也春秋端本清源之書也内寵並后嬖子配嫡亂之本也驪姬寵奚齊卓子嬖亂本成矣尸此者其誰乎是故目晉侯斥殺專罪獻公使後世有欲紊妃妾之名亂嫡庶之位縱人欲滅天理以敗其國家者知所戒焉以此防民猶有以㝠母名門使姦臣逆探其意有危皇后太子之心

以成巫蠱之禍者

朱熹曰申生不辯驪姬看得來亦未是若辯而後走恐其他公子或可免于難

呂祖謙曰驪姬之殺申生國語所載甚詳看左氏與國語相為表裏國語載之甚詳本末具備中大夫里克也左氏則載里克謂之中大夫中立之謀國語載之甚詳當時驪姬欲殺申生而立奚齊所憚者尚有里克使優施以酒飲里克欲以優施說之觀優施以

言動克言人皆集于逺已獨集于枯是言申生之勢
已自摧落不可倚恃里克知言中立其免乎優施曰
免當時里克是一箇正人使克能執志不回則驪姬
之計未必行令優施聞里克之語遂告驪姬聞申生
之語遂肆行而無忌以國語所載論之所載本末初
不同謀殺申生但對優施言然左氏直書中大夫成
謀見當時姬憚里克克若能守正不懼殺申生謀必
不成克既説中立可以自免驪姬得以肆其謀而無

憚雖不須驪姬謀謂之成謀亦可也大抵姦以作亂不必要人成附但則持兩端中立以為無所與于其間則姦人便可以成謀左氏斷之所以歸中大夫之罪到後面一段使之歸胙于獻公當時驪姬殺申生之謀獻公已自許他了今特造此一段事為罪名而已然則殺申生不是獻公不知當驪姬譖言之際論來太子合當便行當時太子謂我辭姬必有罪或使之行謂君實不察其罪皆是不知獻公之心然當時

太子既是不出言甘心待死是以辨一死在了以正理論之成父之過然而犯逆死罪了已自不是當時合當便即死又却奔歸于所封之邑須當看這一節這箇不是變生倉卒時無措如何申生既能全死尚自當倉卒之變奔歸于邑又不是要恃城郭以作亂以此見處死却易從容就死則難此無他元無工夫但則是小心不忍便至倉卒無措其不近道理亦自可見

又曰晉殺太子申生殺太子而告之諸侯如此等是大事當告之諸侯

杞伯姬來朝其子

謝湜曰子幼而母以其子出朝非禮也父不故而子行父事以朝非法也伯姬驕恣若此以洮之會啓之也

夏公孫玆如牟

謝湜曰牟微國桓十五年牟人來朝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

程頥曰世子王之貳不可與諸侯列世子出諸侯會之故其辭異

程氏學曰王世子天子之貳也以王世子之尊而下會諸侯天王失道可知矣此諸侯之卑而敢抗王世子為會諸侯不臣可知矣春秋之法尊君而卑臣抑强而扶弱君道弱矣必扶而尊之臣道强矣必抑而

卑之豈特懲當世之變亂葢將以明天地之大義也故殊會王世子所以示諸侯不可得而抗也九年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天子之宰固亦尊矣然非世子之足擬故祇書在諸侯之上其他三人雖微同此皆所以尊王命也

謝湜曰小國服從大國親睦率諸侯以尊王室桓公之職也會王世子而不能朝王會于首止而不能入見于周桓公無尊周之實也王世子天王之貳也諸

侯王室之臣也以王世子下會諸侯天王之失道也以諸侯上會王世子諸侯之失道也春秋之義不以卑凌尊不以邪拒正所以明君臣之大義也首止之會以魯及齊不與齊侯主列國也不與齊侯主列國所以尊君而卑臣也殊會王世子不與諸侯抗世子也不與諸侯抗世子所以黜邪而崇正也

胡安國曰及以會尊之也以王子而下會諸侯則凌以諸侯而上與世子會則抗春秋抑强臣扶弱主撥

亂世反之正特書及以會者若曰王世子在是諸侯咸往會焉示不可得而抗也後世論其班位有次于三公宰臣之下亦有序乎其上者則將奚正自天王而言欲屈遠其子使次乎其下示謙德也自臣下而言欲尊敬王世子則序乎其上正分義也天尊地卑而其分定典敘禮秩而其義明使羣臣得申其敬則貴有常尊上下辨矣經書宰周公祇與王人同序于諸侯之上而不得與殊會同書此聖人尊君抑臣之

吉也而班位定矣

胡宏曰首止之盟義繫于齊桓之會王世子而不繫于王世子會齊桓

朱熹曰春秋書會王世子與齊桓公也

呂祖謙曰會于首止凡太子來與諸侯與會後故不可廢

又曰會于首止胡春秋謹始例論之詳確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程氏學曰齊桓公攘夷狄救中國會王世子于首止而諸侯盟于首止春秋之盟斯為善矣故諸侯之所同志而鄭伯獨内棄諸夏外交夷狄上不順王命下不順伯者而逃歸不盟故六年啓諸侯之伐致新城之圍八年甯母之會不敢與盟而令世子聽命焉九年王人齊侯等盟于洮而鄭伯乞盟也噫以諸侯之尊始于逃歸而終于乞盟甚乎鄭伯之罪也襄七年陳侯逃歸義同亦棄中夏而從荆楚故也趙子曰凡

逃者皆謂義當留而竊去也故穀梁曰逃義曰逃也君臣同辭逃者匹夫之事

謝湜曰諸侯盟于首止諸侯盟于葵丘王世子宰周公不盟也齊桓假仁義以尊王室故雖與世子周公為會然尊貴世子周公不敢與盟以崇大義也尊王室以崇大義翼戴天子以示大順人心所同欲故稱諸侯

胡安國曰無中事復舉諸侯會盟同地再言首止者

書之重詞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首止之盟美之大者也王將以愛易世子桓公有憂之控大國扶小國會于首止以定其位太子踐阼是爲襄王一舉而君臣父子之道皆得焉故夫子稱之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髪左衽矣中國之爲中國以有父子君臣之大倫也一失則爲夷狄矣故曰首止之盟美之大者也

鄭伯逃歸不盟

謝湜曰會王世子以尊周盟諸侯以崇大義春秋會盟未有善于此者也鄭文公從夷棄夏以畏楚之心背盟竊歸是以匹夫之行逃中國之義也書曰逃歸賤之也書曰不盟罪其違命也

胡安國曰事有惡者不與為幸其善者不與為貶平丘之盟惡也請魯無勤是以為幸故直書曰公不與盟首止之盟善也犯衆不盟是以為貶故特書鄭伯逃歸逃者匹夫之事以諸侯之尊下行匹夫之事雖

悔于終病而乞盟如所喪何其書逃歸不盟深貶之也或曰首止之會非王志也王惡齊侯定世子而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可以少安鄭伯喜于王命而畏齊故逃歸不盟然則何罪乎曰春秋道名分尊天王而以大義為主夫義者權名分之中而當其可之謂也諸侯會王世子雖衰世之事而春秋與之者是亦變之中也天下之大倫有常有變舜之于父子湯武之于君臣周公之于兄弟皆處其變者也

賢者守其常聖人盡其變會首止逃鄭伯處父子君臣之變而不失其中也噫此春秋之所以為春秋而非聖人莫能修之者矣

呂祖謙曰鄭伯逃歸不盟逃只是潛身而歸欲連師而歸則齊必覺正如高祖脫鴻門相似

楚人滅弦弦子奔黄

程氏學曰凡諸侯為人滅其國或見伐而出於已非其罪則于國未宜絶于其奔也則皆不名彼其義未

虧故可直于天子而求復也焉可遂絶之哉莊十年齊滅譚譚子奔莒僖五年楚人滅弦弦子奔黄十年狄滅温温子奔衛不言出者國滅無出也二十八年衛侯奔楚是也若昭公三十年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名者彼已服於吳而後奔無興復之志故也桓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昭二十三年莒子庚興來奔皆奪正而立者也桓十六年衛侯朔出奔齊以王命絶之也襄十四年衛侯衎出奔齊昭三十年北燕伯欵

出奔齊二十一年蔡侯朱出奔楚皆不能嗣守先業上下乖離國人不君自取播越其位已絶故即名之若哀十年邾子益來奔按此年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八月歸邾子益于邾至是復來奔其爲絶明矣

謝湜曰譚子奔莒弦子奔黄温子奔衛皆不名者君有不屈之志邦有可復之道春秋未之絶也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冬晉人執虞公

程氏學曰王道衰微諸侯不道執人之君者有之執人之臣者有之春秋舉天下之法以治之皆奪其爵而曰某人惟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執得其罪且歸于王故書晉侯然則其他貶而人者罪亦昭矣其因會伐入滅等書執而不曰人者繼上事於文不可更言某人故也如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得與侯執類乎舉此一事其類可知諸侯無罪為人所執于理何可絕故悉不名惟莊十九年宋人執滕

子嬰齊宋既稱人滕子復名者兩俱有罪爾

謝湜曰晉獻公襲人之國而執其君惡之大者也凡執諸侯執者皆奪爵稱人見殺者皆不名以執者無道而見執者無可絶之罪也虞公非有大惡加民也以一國君主而見執于人者特以無後慮而已百里奚宫之竒去而虞國空虚虢亡而虞國單弱方是時外無鄰國為之援内無忠臣為之輔虞公措身于國勢若匹夫故獻公還師館虞而虞公見執矣有國家

者其可以無藩垣之蔽股肱之助哉書執虞公所以為後世戒也是故非王命而執人為不義為君王而執于人為不智

胡安國曰公羊子曰虞人已滅矣其言執何不與滅也滅者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矣若夫虞公地之縕于晉久矣晉命行乎虞氏信矣其曰晉人執之者猶衆執獨夫爾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而身為獨夫商紂是也貴為諸侯富有一國而身為獨夫虞公是也

其曰公者非存其爵猶下執之之詞也不言以歸驗
其為匹夫之實也書滅下陽于始而記執虞公于後
可以見棄義趨利瀆貨無厭之能亡國敗家審矣
呂祖謙曰晉滅虢當時桓公既為霸主何故聽晉如
此縱橫蓋當時天下紛亂亦擻不得許多頭項最是
夷狄極盛所以先去伐狄而次伐楚又何暇伐晉又
曰執虞公以媵秦穆姬媵是使賤者為之以此辱之
正如石勒使晉帝青衣行酒相類

春秋集義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集義卷二十二至二十三

詳校官通政使臣夢吉

給事中臣溫常綬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原任典簿臣郭祚熾

謄錄貢生臣郭璜

春秋集義卷二十

宋　李明復　撰

僖公

六年春王正月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謝湜曰文公逃首止之盟故六國伐鄭鄭未服故圍新城盟則違命至於逃伐則距命至於圍著文公背

中華産國禍也

胡安國曰齊自名陵之後兵服四夷威動諸夏今合六國之師圍新造之邑宜若扼槁然圍而不舉有遺力者矣及楚人攻許即解新城之圍移師救許是又得討罪分災救急之義也故特書曰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其曰遂救許善之尤者也善之尤則何以致久也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謝湜曰諸侯伐鄭諸侯也楚之圍許也諸侯自鄭反兵救許得救之道也書遂善之也楚以夷狄伐中國而諸侯救之義事之大者諸侯所同志故稱諸侯

冬公至自伐鄭

謝湜曰伐鄭本志故至以伐鄭

七年春齊人伐鄭

謝湜曰鄭未服故齊又伐鄭

夏小邾子來朝

謝湜曰郳犂來夷狄附庸能從中國諸侯王命為小邾之别封故曰小邾

鄭殺其大夫申侯

謝湜曰殺大夫稱國罪其國也凡殺大夫不以有罪無罪皆書罪其専殺也左氏謂鄭殺申侯以說于齊蓋申侯常有寵于楚文王其後奔鄭然則以鄭即楚申侯之謀也故齊之伐鄭也鄭國歸罪申侯而殺之大夫之圖事其可以不慮乎哉

胡安國曰將甲師少稱人聲罪致討曰伐鄭伯背華
即夷南與楚合而未離也桓公復治之孔叔言於其
君請下齊而救國鄭伯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待
我於是殺申侯以說乎齊稱國以殺者罪累上也不
知自反内忌聽讒而擅殺其大夫信失刑矣如申侯
者其見殺何也專利而不厭則足以殺其身而已矣
呂祖謙曰觀鄭申侯之陷陳轅濤塗濤塗之怨申侯
深矣及陳轅宣仲勸申侯美城其賜邑而申侯卒以

見殺夫宣仲之怨申侯申侯非不知之視仇雠之言不啻如親密卒為所陷而殺其身何也葢人心不可有所倚申侯之心一倚乎利但只見利之為美而有以動乎其心故雖仇雠之言樂然聽而行之皆不見其為機謀陷穽也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欵鄭世子華盟于甯毋

謝湜曰孫氏謂齊人伐鄭未已鄭伯懼先使世子受盟

呂祖謙曰鄭太子華請去三族這一段見得管仲猶有三代氣象其曰君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討鄭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此等言語蓋嘗聞先生長者之餘論矣惜其急于功利俯首以就桓公自小了惟其嘗與聞先生長者之餘論故時出其所聞實有過人者如前此諫齊侯伐邢所云畏此簡書此等言語時時規正得桓公一兩段若淺論之則管仲時有三代氣象固甚可喜責備論之管仲

不能大其規模反俛首以就桓公一箇狹小規模亦甚可惜管仲之相桓公大抵務在正名辨分觀其王使宰孔賜齊侯胙管仲則教桓公以天威不違顏咫尺敢不下拜不敢慢天子之命觀王以上卿之禮享管仲則辭以有天子二守國高在而不敢越周班爵祿之制至于舅犯之相晉文則不然齊桓專在於扶名分晉文則適以壞名分如以諸侯而請天子之隧襄王以危言拒之而始不敢葢仲則曾聞先生長者

之餘論故所以輔桓公者猶有三代之遺制至于舅犯之徒未嘗聞先生長者之議論徒知力之可以請隧名王而不知義之不可視仲為如何故孟子曰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猶著得一箇學字至其後如晉文之有舅犯楚莊王之有孫叔敖晉平公之有趙文子則皆無此一字矣

曹伯班卒公子友如齊

謝湜曰修聘禮

冬葬曹昭公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欵盟于洮鄭伯乞盟

謝湜曰洮之盟王人在會齊侯欲以服鄭也諸侯與王人同列而盟與首止之盟異矣王人雖微王命所在諸侯不可先之以爵要之以事也春秋尊王人於上而諸侯同盟之罪見矣明信義以率邦國王臣之事也王臣下盟諸侯王臣之失道也惇信義以承王

室諸侯之事也諸侯上盟王臣諸侯之失道也
又曰乞盟下之詞也甯母之會鄭世子雖受盟鄭伯
猶懼見討故請盟于洮書曰乞盟賤之也首止之盟
盟之善者也攘夷蠻安中國尊王室諸侯之所同志
也文公獨以貳楚之心背盟以至啟諸侯之伐名新
城之圍及其禍連不解也以世子受盟于甯母以卑
辭屈禮求盟于洮可謂失事大之道矣為宗廟社稷
主而其始也若賤者負罪而逃盟其終也若賤者哀

告而乞盟人君之德侯伯之體替矣春秋前盟書逃後盟書乞所以著其屈辱所以罪其不智也

胡安國曰王人下士也内臣之微者莫微于下士外臣之貴者莫貴于方伯公侯今以下士之微序乎方伯公侯之上外輕内重不亦偏乎春秋之法内臣以私事出朝者直書曰來以私好出聘者不稱其使以私情出訃者止録其名不以其貴故尊之也以王命行者雖下士之微序乎方伯公侯之上不以其賤故

輕之也然則班列之高下不在乎內外特繫乎王命爾聖人之情見矣尊君之義明矣乞者卑遜自屈之詞欲與是盟而未知其得與否也始而逃歸今則乞盟於以見舉動人君之大節不可不慎也

又曰春秋王人不書姓氏者蓋下士爾而序於方伯連師之上以此見聖人尊王室抑諸侯之意矣

夏狄伐晉

謝湜曰狄益强故伐晉

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程頤語録或問禘于太廟用致夫人是哀姜否曰文姜也文姜與桓公如齊終啟弒桓之惡其罪大矣故聖人于其遜于齊致于廟皆書曰夫人而去其姜氏以見大義與國人已絶矣然弒桓之惡文姜實不知但縁文姜而啟耳莊公母子之情則不絶故書夫人焉文姜遜齊只稱夫人此禘致于廟亦只稱夫人是文姜明矣此最是聖人用法致嚴處可以見子母之

義

程氏學曰八年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夫人文姜也文姜之罪于王法為當誅于子為未絶至于祔廟以從先祀于義何所安乎是以歷莊適閔未致于廟逮今僖公越禮而行因禘而致之於廟聖人書以著其非盖文姜之罪不減於哀姜哀姜殺之于夷文姜獨得祔於姑乎武闈之賊哀姜與共仲通謀拉幹之毒安見文姜非與諸兒同謀乎

謝湜曰禘自始祖而降皆以昭穆叙列夫人木主葢各祔于其君之廟四時有事于廟則夫人配享三年大禘則君夫人木主皆會于太廟先考而上以父子序昭穆于外位先妣而上以姑婦序昭穆于内位文姜得罪于魯歷莊逾閔木主未祔故僖公欲夫人列于昭穆則用禘禮以致之也書用以見不宜用也書致以見夫人入廟之難也文姜母恩雖未絶于子然在桓公爲仇讎在王法爲大逆其在廟也怫祖考之

心黷神明之享叙之昭穆非所宜也僖公用不宜用之禮以致不可以致之夫人失孝子事親之道矣春秋書用致夫人著其失禮也文姜于魯大義已在所絶故遜于齊致于廟皆黜姜氏獨稱夫人

胡安國曰按禮大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禮樂也踐其位則行其禮奏其樂故雖禘太祖周頌也而其詩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周公人臣不踐其位魯侯國而用

天子禮亂名犯分莫大乎是故夫子志之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魯侯國而以王禮祀太廟是誣僞不誠而非所以事乎其先矣故夫子傷之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夫灌以降神乃祭之始而已不欲觀是自始至終皆非禮矣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不宜致也夫人者風氏也初成風聞季友之繇遂事之而屬僖公焉故季子立之公賜季子汶陽之田及費又生而命之氏俾

世其卿而私門强矣於成風則舉大事于始祖之廟立以為夫人而嫡妾亂矣以私勞寵其臣而卑公室以私恩崇其母而輕宗廟皆越禮之罪也經書夫人而不稱姓氏其貶深矣

朱熹曰春秋書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又不知禘于太廟其禮如何太廟是周公之廟漢儒有謂魯亦有文王廟左氏載鄭祖厲王諸侯不敢祖天子而當時越禮如此故公廟設于私家皆無理會處又問諸侯祔

則不禘一叚是歲朝天子廢一時祭曰春秋朝會無
節豈止一歲廢一時而已哉不然則或有世子或大
臣居守豈不可以攝事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謝湜曰天王周惠王
九年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謝湜曰宋公宋桓公魯不會葬故不書葬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程頤曰天子之宰與世子禮異

謝湜曰宰周公天子三公周采地天子大夫稱字故三公稱爵宰周公勢亦尊矣然非王世子比故宰周公雖序諸侯上不若王世子之殊會也喪以哀戚爲主故喪無外主魯侯伯禽蓋有爲為之也春秋諸侯國無大故而廢人子之哀以與會盟征伐者衆矣有喪未踰年逼于强國牽制而猶以喪禮行者葵丘之會宋襄公稱子洮之盟衛成公稱子溫之會陳共公

稱子名陵之會陳懐公稱子是也書子所以著其失也有先君方葬以成君之禮結好興兵者齊頃公使國佐來聘鄭悼公伐許是也削爵所以著其惡也有喪雖踰年先君未葬以成君之禮出戰出伐者衛惠公與齊宋燕會紀侯鄭伯戰宋共公衛定公與晉侯曹伯伐鄭是也書爵所以著其惡也若夫晉文在殯襄公貪利肆逆以出兵邀秦師其惡尤大故貶而人之書曰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是也

胡安國曰宰周公者以冢宰兼三公也古者三公無其人則以六卿之有道者上兼師保之任冢宰或闕亦以三公下行端揆之職禹自司空進宅百揆又曰作朕股肱耳目是以宰臣上兼師保之任也周公爲師又曰位冢宰正百工是以三公下行端揆之職也所以然者三公與王坐而論道固難其人而冢宰揆百官均四海亦不易處也夫以冢宰兼三公其職任重而不殊會之何也人臣則有進退之節出入均勞之

義非王世子貴有常尊之可比矣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謝湜曰未適人故不稱國許嫁笄而字則以成人之喪待之不復殤也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程頥曰云諸侯盟見宰孔不與

范祖禹曰王道衰諸侯失職五覇假仁義之名擅威福之柄興師動衆不稟王命述職之禮廢而不修責

之以三王之道是為罪人矣然而申五禁以令諸侯猶有尊王之名按春秋穀梁傳僖公九年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讀書加乎牲上明天子之禁此桓公之所以霸也所謂誅不孝無以妾為妻者修身正家莫大於此尊賢育才則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則鰥寡孤獨各得其所賓者如歸其家旅者願出其路也士無世官者不使禄去公室也周尹氏立王子朝魯季氏逐昭公世官之患也官事無攝

者書所謂無曠庶官也取士必得者立賢無方也無專殺大夫者不以私怒加誅戮也無曲防者穀梁所謂無壅泉不得曲為隄防以專小利也無遏糴者鄰國有災義所當恤晉惠公忘泰伯之施其禍可知也無有封而不告者不以私恩擅爵賞也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無構怨也葵丘之會皆天下至公大義春秋之所樂道者也

謝湜曰葵丘之盟盟之善者也孟子謂誅不孝無易

世子尊賢育才敬老慈幼之類是也上明先王禁令下修列國訓戒諸侯載書不歃血莫敢違法以軌于正邦國亦庶幾于治矣故葵丘之會君子美之公羊謂震而矜之叛者九國誤矣雖然服楚之後一會王人會宰周公而卒不能一朝京師桓公之罪也

胡安國曰會盟同地再言葵丘何也書之重詞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葵丘之盟美之大者也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

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賔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以是為盡禁矣諸侯咸喻乎桓公之志葢求牲載書而不歃血也是故會盟同地而再言葵丘美之也觀孟子所載此盟初命之詞則知桓公翼戴襄王之事信矣

張栻曰舉五霸之盛無若齊桓葵丘之五禁葢亦假

仁義而言者而孟子時諸侯雖有此五禁亦皆犯之
故以為五霸之罪人也雖然有五霸為三王之罪人
則有諸侯為五霸之罪人矣有諸侯為五霸之罪人
則有大夫為諸侯之罪人矣何者理固爾也有明君
者出本于三王之法以為治則拔本塞源不得罪于
天下矣
又曰召陵之盟仗王室之事以責楚可謂義矣而執
轅濤塗之舉旋踵而起葵丘之會讀書加于牲上而

不歃血可謂信矣震而矜之叛者九國此皆歸之遽者也若使其久假而不歸亦豈不美乎

呂祖謙曰左傳載葵丘之會隱其五命而止曰凡我同盟既盟言歸于好以孟子五命之事觀之見得左氏愛仲之深而于桓公之過皆隱而不書如内政之類皆是桓雖為霸主而于五命之戒亦未免有所犯故左氏特隱之所以使後世不知桓公躬言之而躬自蹈之也觀孟子左氏之言其意豈不盡見孟子之

言出于無心故無所隱左氏之言拘于有愛故欲隱其過然左氏在春秋亦可謂之賢大夫若子產叔向皆其徒也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是諸侯之牲束是備而不用此見齊桓威信兼著此只是仍舊舉盟時禮數故牲皆不殺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此皆是桓公命諸侯之詞即是君臣父子夫婦之三綱當時有管仲在所以曉得此誅不孝是楚世子商臣弒君之類是也易樹子是晉獻公殺申生

立奚齊之類是也無以妾為妻即桓公如夫人者六人衛姬鄭姬之類是也再命曰尊賢育才以章有德賢是成德者故所以尊之才是有而未成者須要保護之如唐元稹本自可取因由宦官遂見退黜被貶之後平日廉恥遂喪章有德是土地開田野治養老尊賢庶人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敬老只諸侯自敬其國之老者慈幼亦只欲諸侯撫其國之幼者賓旅是國之大事如國語所載周之秩官有曰敵國

賓至闗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候人為導卿出郊勞
門尹除門宗祝執祀司里授館司徒具徒司空視塗
司寇詰姦虞人入材甸人積薪火師監燎水師監濯
膳宰致饔廩人獻餼司馬陳芻工人展車百官以物
至賓入如歸是故小大莫不懐愛其貴國之賓至則
以班加一等益虔至于王使則皆官正涖事上卿監
之若王廵狩則君親監之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
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上三句揔是一事士是入

仕為官者世官見得當時大夫已世襲多了桓公已
自無整頓處所以只說士且舉小者言之士既世官
其位必有虛曠桓公又恐復用他子弟以權攝又戒
諸侯曰官事無攝士既無世官其子弟又無攝則其
為士者必取其賢才而用之取士必得又須是果得
賢者方可葢桓公與他攺了條貫所以如此戒他如
晉惠公殺慶鄭及殺里克之類是也五命曰無曲防
正如戰國策所載西周欲為稻東周不下水戒他不

得曲相防遏無遏糴蓋北方多是販米於隣國無得
止遏他無有封而不告如齊封衛晉封曲沃皆是此
類凡封國諸侯不當專當須上告于天王然後封今
之大夫令之諸侯之罪人也諸侯之所以為三王之
罪人也者皆由其大夫長逢其惡所以故曰今之大
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又曰宰孔不與盟盟者自不信而後有盟蓋不敢以
不信待天子之使

甲子晉侯詭諸卒

謝湜曰晉侯晉獻公魯不會葬故不書葬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謝湜曰公子奚齊嬖人之子也獻公廢嫡立庶世子申生以無罪死重耳夷吾以無罪出乃命大夫荀息立奚齊奚齊不正其立非國人之所欲也奚齊雖書曰君之子以明奚齊獨君意立之也雖然立奚齊獻公之命也里克志欲立正當與大臣諫之於初可也

奚齊不可以主社稷當與顧命大臣明大義以告宗廟而後更立可也獻公既死君命定矣而又奚齊未有大惡克以廢立自任擅殺奚齊是以臣子抗先君之命也里克之亂書曰殺君之子以罪里克之逆也春秋于奚齊稱君之子而獻公立庶之惡由此見矣於君之子稱殺而里克犯命之惡由此見矣然則君命雖重行不以正則咈人心臣志雖正行不以順則淪逆惡是故以正行命者君之道也以順行正者臣

之道也

胡安國曰穀梁子曰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不正其殺申生而立之也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為其所子則當子矣國人何為不子也民至愚而神是非善惡靡不明且公也其所子而弗子者莫能使人弗之子也非所子而子之者莫能使人之亦子也周幽王嘗黜太子宜臼子伯服矣而犬戎殺其身晉獻公亦殺世子申生立奚齊矣而大臣殺其子詩不云乎天

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彞好是懿德此言天理根於人心雖以私欲滅之而有不可滅也春秋書此以明獻公之罪抑人欲之私示天理之公為後世戒其義大矣以此防民猶有欲易太子而立趙王如意致夫人之為人彘者

呂祖謙曰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里克既欲殺奚齊何故却先說與荀息蓋息亦不是無能之人觀其取虞虢亦不可謂無謀其託孤受遺不可謂無權盖當

時緣民心渙散衆意不屬于奚齊卓子荀息所以不能如其志里克所以先告之者亦見得當時風俗尚厚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謝湜曰公始朝齊

狄滅溫溫子奔衛

謝湜曰戎狄散居中國各為一族不與中國雜處狄滅溫中國之狄也

晉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謝湜曰奚齊遇難荀息守君命復立奚齊弟卓荀息顧命大臣也卓以顧命大臣之所立至于今其嗣立已踰年矣春秋待之以君以其君位已定也卓之難荀息不食其言以身死之可謂忠于其君矣故書及以顯其忠書大夫以示能死職獻公之終也重耳於次為長立重耳義也立奚齊立卓非義也奚齊既死里克以卓為不可立與羣臣以大義爭之於初可也

羣臣曰不可國人曰不可顧命大臣猶且斂執不從雖以大義拯之可也卓立已踰年非有大罪于國而克又以獨見殺之大者也句有闕字故里克上無安國之忠而下有殺君之逆也荀息受命先君至死不變可謂忠孝之士矣然内無經國遠謀外無保國大計既不能以直道正嗣位于獻公之前又不能改失從義以定嗣位于後孔子謂臨大節而不可奪者荀息有之矣語之以安國家利社稷則未也

胡安國曰國人不君奚齊卓子而曰里克殺其君卓何也是里克君之也克者世子申生之傅也驪姬將殺世子而難里克使優施飲之酒而告之以其故里克聽其謀及欲以中立自免稱疾不朝居三旬而難作是謂持禄容身速獻公殺嫡立庶之禍者故成其臣之名以正其殺逆之罪克雖辭而不受其可得乎使克明于大臣之義據經廷諍以動其君執節不貳固太子以攜其黨多為之故以變其志其濟則國之

福也其不濟則死于其職亦無憾矣人臣所明者義于功不貴幸而成所立者節於死不貴幸而免欲以中立自免自謂智矣而終亦不能免等死耳不死于世子而死于弑君其亦不知命之蔽哉語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為人臣而不知春秋之義者必陷于簒弑誅死之罪克之謂矣荀息者奚齊卓子之傅也君弑而免于難書及所以著其節書大夫不失其官也于荀息何取焉若息者可謂不食其言矣或曰息

既從君于昏不食其言庸足取乎世衰道微人愛其情私相疑貳以成傾危之俗至于刑牲歃血要質鬼神猶不能固其約也孰有可以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如息者哉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故聖人以信易食而君子以信易生息不食言其可少乎

朱熹語録或問春秋書晉殺其大夫荀息是取之否曰荀息亦未見有可取者但始終一節死君之難亦

可耳後又書晉殺其大夫里克者不以殺君之罪討之也然克之罪則在中矣今左傳中却不見其事國語中所載甚詳又問里克丕鄭荀息三人當晉獻公欲廢太子荀息不能諫此固不是丕鄭謂從君之義不阿其惑所見甚正里克謂雖不識義亦不阿好便是在那中立止天下無中立底事自家若排得他退便排退他若奈何不得便是死他只是要求生避死故許他中立不知許了驪姬中立他事便了止如隋

高祖篡周韋孝寛初甚不平一見衆人被殺了他便
降反教隋公添做幾件不好底事荀息固是不是只
是他辦得一死亦難事或云里克當獻公在日不能
救正及後來又却殺了奚齊曰此等事直是難說獻
公在日與他說未必聽怎生奈何得他後來亦用理
會只是不合殺了他又問胡氏以荀息為可以托六
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如何曰荀息
便是不可以托孤寄命了問聖人書荀息與孔父仇

牧同辭何也曰聖人也且是要存得箇君臣大義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謝湜曰北戎欲病許故與許男伐北戎

晉殺其大夫里克

謝湜曰里克殺君之子弑其君及顧命忠臣春秋不以討賊之辭書者獻公殺正而立不正廢長而立幼以奚齊及卓繼位皆非國人所欲也故里克之罪雖大國人有弗怨之心其殺之也非衆討而棄之也惠

公以國法殺之而已故晉殺里克不書人罪獻公失人心也

胡安國曰里克弑二君與一大夫不以討賊之詞書者惠公殺之不以其罪也殺之不以其罪奈何里克所為弑為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也則謂克曰爾既殺夫二孺子矣又將圖寡人為爾君者不亦病乎里克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臣聞命矣伏劒而死若惠公既立而謂克曰先君

命大夫為世子傅世子死非其罪而大夫不知恤若奚齊者既有先君之命矣而大夫又殺之以及卓大夫雖殺之獨不念先君之命乎則克必再拜而死不復有言矣惠公乃曰又將圖寡人是殺之不以其罪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

朱熹曰晉里克事只以春秋所書未見其是非國語載驪姬隂說里克之妻其後里克守不定遂有中立之説他當時只難里克里克若不變太子可安由是

觀之里克之罪明矣後來殺奚齊卓子亦是快國人之意且與申生伸寃如春秋所書多有不可曉如里克等事只當時人已自不知孰是孰非况後世乎

秋七月冬大雨雪

謝湜曰雨雪異常故書大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

謝湜曰丕鄭父與里克作亂謀納文公

胡安國曰按左氏丕鄭言於秦伯請出晉君則鄭有

罪矣曷為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惠公以私意殺里克故其黨皆懼鄭之有此謀由殺里克致之也春秋以大義公天下為誅賞故書法如此其稱國者兼罪用事大夫不能格君心之非至于多忌濫刑危其國也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

謝湜曰夫人聲姜也僖公目覩文哀之不制而不知察患于微失閑家之道矣書陽穀之會著其襲亂也

胡安國曰襄陵許翰曰先乎陽穀之會為大雨雪後乎陽穀之會為大雩僖賢君不能以禮佐齊桓儆其怠忽而更與之俱肆于寵樂是以見戒于天如此以公夫人陽穀之會觀之齊桓霸業怠矣故楚人伐黃不能救

秋八月大雩冬楚人伐黃

謝湜曰黃恃齊不共楚職且弦子嘗奔黃得罪于楚

胡安國曰按穀梁子曰貫之盟管敬仲言于桓公江

黄逺而近楚楚為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伐江滅黄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也逺國慕義背夷即華所謂出自幽谷遷于喬木春秋之所取也被兵守城更歴三時告命已至而援師不出則失救患分災攘夷狄安中國之義矣滅弦滅温皆不書伐滅黄而必書者罪桓公既與會盟而又不能救也

春秋集義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義卷二十一

宋　李明復　撰

僖公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夏楚人滅黄

謝湜曰黄人嘗受盟于齊矣及楚之伐黄也齊不救故楚滅黄書貫之盟陽榖之會于前書伐黄滅黄于後齊桓方伯之職不修見矣黄子不書奔死于兵難

故也無志節可稱故不書

胡安國曰春秋滅人之國其罪則一而見滅之君其例有三以歸者既無死難之節又無克復之志貪生畏死甘就執辱其罪為重許斯頓牂之類是也出奔者雖不死于社稷有興復之望焉託于諸侯猶得寓禮其罪為輕弦子温子之類是也若夫國滅死于其位是得正而斃焉者矣于禮為合于時為不幸若江黄二國是也其書滅者見夷狄之強罪諸夏之弱責方伯

連帥之不修其職使小國賢君困于强暴不得其所

公羊子所謂亾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者也

吕祖謙曰十二年楚滅黄楚自召陵之後只一年又

來伐黄何故葢當時天王撫鄭從楚楚有所恃所以

敢放肆入中國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十有三年春狄侵衛

謝湜曰狄甞伐邢入衛伐晋滅温今又侵衛

夏四月葬陳宣公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謝湜曰鹹衛地狄侵衛故會于鹹

秋九月大雩

謝湜曰雩以八月九月尤失時故書月以志其怠

冬公子友如齊

謝湜曰修聘禮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謝湜曰緣陵杞邑杞病楚遷于緣陵諸侯為杞城之不書城杞杞未遷也不書杞緣陵以諸侯視緣陵猶已國之事而城之也救灾恤鄰義之大者諸侯所同欲故書諸侯城楚丘善諸侯同衛之患也故楚丘不書衛城緣陵善諸侯同杞之患也故緣陵不書杞城邢二國城之而已楚丘則諸侯各以役至其心力猶未齊也伐楚之後桓公威震令行緣陵之役小大同心遠近畢至諸侯義事未有美于此者也故至緣陵稱

諸侯

胡安國曰齊桓公城三國而書詞不同城楚丘則没諸侯而不書城緣陵則書諸侯而不序城邢則再序三國之師何也邢以自遷為文故再列三師而書城邢者美其得救患分灾之義無封國之㸃也淮夷病杞諸侯會于鹹城緣陵而遷杞焉則其事專矣故前目後凡直書諸侯而不序也衛為狄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桓公使公子無虧戍以甲士歸其祭服乘馬

凡為國之用其力尤勤其功尤大其事尤專而春秋責之尤重曰城楚丘而不書諸侯正王法也是故以功言之則楚丘為大以義言之則城邢為美春秋之法明其道不計其功正其義不謀其利者也詳著城邢之師深没楚丘之迹貴王賤伯羞稱桓文以正待人之體也明此則知曾西不為管仲深畏仲由之説矣

吕祖謙曰十四年諸侯城縁陵而遷杞遷杞便與遷邢不同此見齊桓公葵丘會後驕心生凡事皆不如

前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程氏學曰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十五年季姬歸于鄫前此雖經不見季姬之事然以理度之蓋嘗既嫁而絶復遇于防使鄫子來朝而後歸耳其譏則具文可以見也

謝湜曰季姬鄫子以遇禮成姻黷禮之大者也防之遇季姬之志鄫子來朝季姬之欲書遇著其不正也

書及書使著其首亂也陰乘陽邪敗正小制大魯國
正家之道大壞矣
胡安國曰春秋內女適人者明有所從則係諸國若
杞伯姬是也其未適人者欲有所別則書其字若子
叔姬是也季姬書字而未係諸國其女而非婦亦明
矣及者內為志內女而外與諸侯遇譏魯也朝不言
使言使非正鄫子國君而季姬使之朝病鄫也魯秉
周禮男女之際豈其若是之甚乎蓋魯公鍾愛其女

使自擇配故得與鄫子遇于防而遂以季姬歸之耳孟光之德有伯鸞之賢變而不失禮之正則猶可矣不然非所以為愛而厚其别也故稱及稱遇稱使罪魯與鄫以正男女之禮為後世戒也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謝湜曰沙鹿山名屬晉山安靜堅固山崩異之大者故書

胡安國曰沙鹿晉地也卜偃曰朞年必有大咎國幾

亡詩稱百川沸騰山冢崒崩言西周之將亡也書沙
鹿崩于前書獲晉侯于後雖不指其事應而事應具
存此春秋畏物之反常為異使人恐懼修省之意也
其垂戒明矣
狄侵鄭冬蔡侯肸卒
謝湜曰蔡侯蔡穆公魯不會葬故不書葬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謝湜曰齊强魯弱故再朝于齊

楚人伐徐

謝湜曰徐即諸夏故楚伐徐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謝湜曰桓公會諸侯盟于牡丘將以救徐也既盟而衆次于匡止而不進也大夫帥師以出諸侯不自行也救難之師如解焚溺緩而不急則失救之道桓之救徐也八國已受盟矣其終也諸侯止而不進大夫

帥師以出其救難不力可知書遂書次書大夫罪其救徐之緩也為鄰國謀而不盡其心為不忠視人危急而遷延不進為不仁大者止而小者行為不義三者齊桓失救之道也然則遂救許遂之善者也以其進也遂次于匡遂之不善者也以其止也

胡安國曰楚都于郢距徐亦遠而舉兵伐徐暴横憑凌之罪著矣徐在山東與齊密邇以封境言之不可以不速救以形勢言之非有餽糧越險之難也今書

盟于牡丘見諸侯救患之不協矣書次于匡見伯主號令之不嚴矣書大夫帥師而諸侯不行見桓德益衰而禦戎狄安中國之志怠矣凡兵而書救未有不善之也救而書次則尤罪其當速而故緩失用師之義矣中庸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春秋謹始卒欲有國者敦不息之誠也始勤而終怠則不能久而無以固其國矣

夏五月日有食之

呂祖謙曰或有食于朔或有食于晦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謝湜曰杜氏謂厲楚與國

呂祖謙曰厲今隨州也南北時厲為重鎮

八月螽

謝湜曰螽越月則書時不越月則書月

九月公至自會季姬歸于鄫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程頤曰大抵春秋所書皆天人響應有致之之道如

石隕于宋而言隕石如夷伯之廟震而言震夷伯之

廟此天應之也但以淺狹之見以為無應其實皆應之然漢儒推災異皆牽合不足信儒者見此因盡廢之

謝湜曰夷伯魯大夫夷謚伯字魯卿惟單伯夷伯為天子命卿故書字廟以尊德故卿大夫立廟以事其先愿惡之人使之居廟以享血食天之所惡也夷伯蓋有慝惡于魯而子孫猶以宗廟事之然則雷震其廟乃天惡夷伯而殛之也故春秋因其震而書之以示

天戒焉書日書晦謹天變也地曰地震廟曰震廟何也地以震為異廟以震之示譴故也

胡安國曰震者雷電擊夷伯之廟也不曰夷伯之廟震而曰震夷伯之廟者天應之也天人相感之際微矣夷伯者魯大夫也大夫既卒不名穀梁以為因此見天子至于士皆有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士二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畀是以貴始德之本也始封必為祖

冬宋人伐曹

謝湜曰牡丘之會口血未乾而宋人伐曹惡之也

楚人敗徐于婁林

謝湜曰婁林徐地諸侯救徐不力楚入婁林敗徐徐用夷禮故狄之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謝湜曰晉使韓簡視師復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公使請戰然則韓之

戰由惠公搆禍所致故以晉侯主戰而罪之也不書秦伯伐晉者曲在晉其罪已明故也惠公背施難恩任巳輕敵愎忠諫咈人心六者取亡之道也是以貴為一國之主師衆未敗而身獲于人書獲晉侯以為人君取亡者之戒也

胡安國曰秦伯伐晉而經不書伐專罪晉也獲晉侯以歸而經不書歸免秦伯也書伐書及者秦晉俱有罪而以及為主書獲書歸者兩俱有罪而以歸為甚今

此專罪晉侯之背施幸災貪愛怒鄰而怨秦伯也然則秦戰義乎春秋無義戰彼善于此則有之矣其不言師敗績何也君獲不言師敗績君重于師也大夫戰而見獲必書師敗績師與大夫敵也君為重師次之大夫敵春秋之法也與孟子之言何以異孟子為時君牛羊用人莫之恤也故以民為貴君為輕春秋正名定分為萬世法故以君為重師次之堯以天下命舜舜亦以命禹必稱元后為先此經世大常而仲

尼葢祖述之者也

呂祖謙曰秦伯與晉韓原之戰秦晉之曲直其理固甚明然當時所以為晉謀國所親者如所謂號射慶鄭之徒剛很自勇之人然當時趣得亂成實是慶鄭慶鄭是一箇剛很自勇之人以不用命與晉惠公相激所以致敗今則所可恨者葢于慶鄭尤有可恨處使他當時若是愚而無知一向很僻固無可恨觀他前面所言其論也多正為謀也多審其所可見者前

論秦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後來論馬見惠公乘小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産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則看論馬曲折如此推此兩端論之慶鄭于事理之間不為不諳練以理論之如論秦乞糴當時是非曲直所在慶鄭皆能知則可以謀王體斷國論後之論又知曲折則可以議戎政既是如此當時可惜專以很戾壞了葢緣他氣不勝志故致得如此然晉侯所以

敗有慶鄭不能用固是如此然亦非晉侯不能用慶鄭慶鄭自以很戾不能用其材耳學者治心養氣須當下十分工夫看慶鄭于是非邪正之理論馬之曲折事務無有不曾講者令却如此葢緣慶鄭不知治心養氣之工夫學者于治心養氣不可不知其先後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程頤曰隕石于宋自空凝結而隕六鷁退飛倒逆飛

必有氣驅之也如此等皆是異事故書之

又曰隕石無種種于氣麟亦無種亦氣化厥初生民亦如是

又曰春秋書隕石霜何故不言石隕霜隕此便見得天人一處

謝湜曰陽氣縕積寒氣薄而凝之則為雹陰氣縕積温氣薄而燠之則為石五石自空而降若惡夫宋隕石而害之也其為異大矣書日書朔當歲之始謹其

變也書五謹其數也星曰星隕石曰隕石者星以隕為異石以隕之示譴故也福善禍惡天之常理災異之來皆緣政治故夷伯廟震書曰震夷伯之廟者以天惡夷伯而震之也石隕于宋書曰隕石于宋者以天禍宋公而隕之也謂之廟震則廟自震而已謂之石隕則石自隕而已天事何與于人哉故春秋每因天變推天意以示譴戒使賢君觀之可以知天庸君觀之亦以自警

又曰沴氣積于空中鷁飛為沴氣所閡故退飛書六

謹其數書宋都謹其地政治舛于下而微禽逆于上故書六鷁退飛之異

胡安國曰隕石自空凝結而隕也退飛有氣逆驅而飛也石隕鷁飛而得其數與名在春秋時凡有國者察于物象之變亦審矣此宋異也何以書于魯史亦見當時諸國有非所當告者矣何以不削乎聖人因灾異以明天人感應之理而著之于經垂戒後世如石隕于宋而書曰隕石此天應之也和氣致祥乖氣

致異人事感于下則天變應于上苟知其故恐懼修省變可消矣宋襄公以亡國之餘欲圖伯業五石隕六鷁退飛不自省其德也後五年有盂之執又明年有泓之敗天之示人顯矣聖人所書之義明矣可不察哉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謝湜曰季公子友字也魯以公子友有社稷功故生賜以氏俾世其職友卒書氏志魯之變法也然則魯卿生而賜氏自季友始也

胡安國曰季者其字也友者其名也大夫卒而書名而曷為稱字聞諸師曰春秋時魯卿有生而賜氏者季友仲遂是也生而賜氏者何命之為世卿也季子忠賢在僖公有翼戴之勤襄仲弒逆在宣公有援立之力此二君者不勝私情欲以異賞報之也故皆生而賜氏俾世世其官經于其卒各以氏書者誌變法亂紀之端貽權臣竊命之禍其垂戒遠矣

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

謝湜曰鄫季姬十四年遇于防十五年歸十六年卒魯女惟嫁為諸侯夫人則公為之服失親親之道

胡安國曰内女嫁于諸侯則尊同尊同則記其卒記其卒則必記其葬然而有不記者此筆削之旨非可以例求者也宋伯姬在家為淑女既嫁為賢婦死于義而不回此行之超絶卓異者既書其葬又載其謚僖公鍾愛季姬使自擇配季姬不能自克以禮恃愛而行雖書其卒因奪其葬所以謹夫婦之道正人倫

之統明王教之始也以此防民猶有嫁殤立廟舉朝素衣親臨袒載如魏明帝之厚其女者

秋七月甲子公孫玆卒

謝湜曰公孫玆叔牙子一帥師一如牟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謝湜曰左氏謂東略盖楚人滅弦滅黄伐徐敗徐其勢益強故齊桓大會諸侯于淮謀楚也

呂祖謙曰僖公中卷正是桓公末年伯業漸漸衰處故號令紀綱到此與前日甚不同淮之會謀鄫舉城鄫一段便見得役人病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夫以桓公節制之盛初時一箇服楚遷邢封衛會諸侯投之所向無不如意及至末年欲做一件事也做不得同一桓公也何故昔强今弱如此蓋自葵丘之會志得意滿自放縱故伯業漸衰且如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乃使孔達侵鄭不

能使諸侯畏威自至于用兵亦是伯業衰處大抵伯業皆如此至王道却不然伯業初間固有可喜處到得末年往往易衰觀桓文可知此亦見力之不如德然桓公末年城一小國而役人如此蓋是時管仲已死惑于内寵志慮昏蔽故前輩謂齊桓公中主管仲輔之則治竪刁易牙開方輔之則亂此言極是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謝湜曰英楚與屬英非國故稱氏徐從中國故稱人

大會諸侯將以謀楚也齊與徐以入伐英氏而已桓公無東略之志可知也

夏滅項

程頤曰滅人之國辠惡大矣在君則當諱故魯滅國書取滅項君在會季孫所為也故不諱

謝湜曰春秋内滅國皆不書諱之也滅項書者非公滅也公不在國而大夫滅也凡諱以隱君惡大夫滅國不諱著臣子之惡也凡取國亦滅也鄭伯取戴徐

人取舒外滅國也謂之取者不絶其祀取之為附庸也取鄟取邿取鄫内滅國也謂之取者諱國惡也胡安國曰按左氏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為討而止公然則滅項者魯也二傳以為桓公滅之孰信乎考于經未有書外滅而不言國者如齊師滅譚是也亦未有書内取而直言魯者如取鄟取邿取鄫是也由此知項為魯滅無疑矣然聖人于魯事有君臣之義凡大惡必隱避其詞而為之諱

今此臧項其惡大矣曷不諱乎曰事有隱諱臣子施之于君父者也故成公之取鄟襄公之取邿與昭公之取鄫皆不言滅而書取程氏以為在君則諱是也若夫滅項則僖公在會季孫所為耳執政之臣擅權為惡而不與之諱此春秋尊君抑臣不為朋黨比周之意也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謝湜曰卞魯邑齊侯自淮還師而夫人出會焉習陽

穀之怒也

九月公至自會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程顥曰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伯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伯者崎嶇反側于曲徑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以伯則伯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若毫釐謬以千里其初不可不審

也故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志立則邪說不能移異端不能惑故力進于道而莫之禦也苟以伯者之心而求王道之成是衒石以為玉也故仲尼之徒無道桓文而曾西恥比管仲者義所不由也况下于伯者哉

程頤曰齊桓公正掩其譎正者行其事耳非大正也亦猶管仲之仁止以事功而言也

張載曰小白直而不婉

范祖禹曰齊桓公心非不譎也而所行復正是以為正

尹焞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以其不務本而求末故也

又曰桓公尚在五伯中為盛者也

胡宏曰齊亦公侯之地耳管仲得政遂能強大伯諸侯何也守信不貳行法無私舉用賢材開闢言路不藉樹畜務富民財不大興兵務紓民力仗尊王之義會

于首止天子惮其正而王室之亂消寧魯難誅哀姜公道伸而諸侯服盟于召陵禮荆楚而中國之義立封衛楚丘城邢夷儀遷杞緣陵而夷狄不得肆此其所以九合諸侯虎視中原之大畧也其去戎狄也遠矣故孔子曰如其仁如其仁若夫伐魯國以殺子糾而父子兄弟之恩薄五大夫立頹出天王不能奔命而君臣之義虧魯晋宋有弑君之賊而不能討也陳有殺適立庶之亂而不能正也鄭有兄弟争國之禍

而不能正也以病燕則伐北戎山戎以包茅不貢則南伐楚以不從于己則伐宋伐鄭執陳轅濤塗厚自封殖滅譚滅遂降鄣遷陽處己如是何以服人于是北則晉專冀方西則秦專雍土南則荆楚強横滅弦滅黄圍許伐徐而終不退聽也原其失皆由不知天理之本而馳心于功利之域故無以得天下心而功烈如彼其卑也其去王也遠矣故孟子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謂我願之乎

又曰齊桓之所以有始而無終者大本不正也使其果有匡天下之志而不求自利則管子者天下之才也當以見諸天王上言文武之勤中述成康之盛下陳今日之衰微蓋自幽王滅于西戎秦人力戰取豐鎬平王東遷于成周虞虢魏芮皆畿内諸侯乘亂各據土宇王畿中斷無西偏矣使齊桓管仲入賛天王正畿田以修王畧謹五禮以齊諸侯整六軍以膺夷狄則周室赫然中興而王化行矣惜乎齊桓管仲不

知出此而溺于飲宴袵席之間也

朱熹曰桓公雖譎却是直拔去其譎易知如晉文都是藏頭没尾

吕祖謙曰齊桓公自葵丘盟後大槩寖衰又曰管敬仲卒五公子皆求立齊之伯業到此便衰這裏却有兩說一則管仲不能為齊求人二乃孝公無志不能繼桓之業所謂用管仲以興進竪刁以敗如晉文雖死至于悼公時猶能繼文公之業緣晉文雖死有孤

趙之徒風聲氣習相與扶持孝公初無此般人故興衰之不同然陳穆公欲修桓公之好以此知齊之德在諸侯使孝公有志而能振奮乘此機會繼齊桓之道其復興伯業甚易然而不能者雖是管仲當時不能用人亦是孝公無志及宋襄會諸侯便俯首會之其後宋敗便興師伐之大抵欺善怕惡畏强凌弱非是伯者事業此所以不能復齊桓之業可深為孝公惜且如晉文成伯所謂伐原示之信大蒐示之禮皆積

漸成伯業孝公有桓公見成規模反不能成伯業論此深為孝公惜也此固可為孝公惜然而管仲為桓公之大臣全不能立些根本以薦引賢人而在其國徒能以一身盡忠而事君更不能謀身後事但區區屬孝公于宋襄故終無益也

春秋集義卷二十一